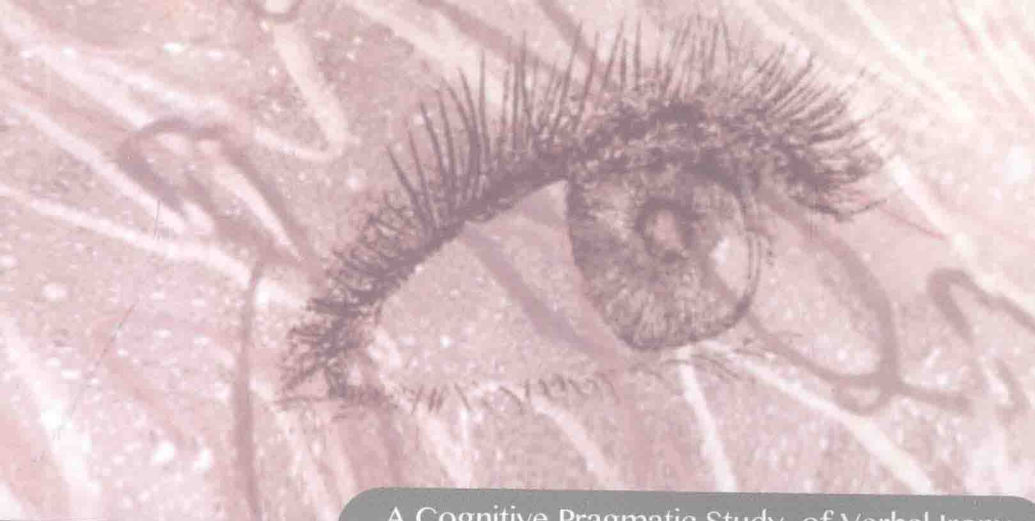




A Cognitive Pragmatic Study of Verbal Irony
in Fictional Communication

小说交际中言语反讽的 认知语用研究

◎ 赵虹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第1章 反讽研究概述

19世纪哲学家克尔恺郭尔（Kierkegaard, 1966）曾写道：“正如哲学家们所说的，没有质疑就没有真正的哲学。同样，我们可以说没有反讽就没有真正的人类生活。”（Kierkegaard, 1966: 378）两千多年来，反讽一直吸引着学者们的注意（Jorgensen et al., 1984）。作为伟大的语言艺术和修辞手段，言语反讽历来是修辞学、文体学和文学批评所关注的对象；作为重要的心智机制和语言机制，反讽展示出期待与现实之间的差异，其生成和理解的深层理据、社会文化特征又是哲学、心理学、人类学和社会学所探讨的内容。20世纪以来，随着现代语言学的迅速发展，特别是语用学和认知语言学的逐步成熟，学者们发现，研究反讽现象对于研究比喻性话语的认知机制和心理学理论都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因而，有关反讽的实验和语篇研究层出不穷。目前，反讽研究已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多维度、多范式的研究领域。本书以小说交际语境下的言语反讽为主要研究对象，运用认知语用视角综合地探讨反讽用法的深层理解机制以及它可能产生或意欲获得的诗学效果，从而更加充分地揭示反讽含意的丰富性、功能的多样性以及用法的复杂性。

1.1 反讽概述

1.1.1 反讽概念的演变与界定

反讽“irony”一词经拉丁语从希腊语“eironeia”得来，意为



“伪装”或“掩饰”。“eironeia”一词最早见于柏拉图（Plato）的《理想国》（*Republic*）中，指“让人上当的圆滑而卑下的手段”。苏格拉底（Socrates）进一步发展了该概念，由原先指行为方式的术语进而指一种特殊的会话方式，即所谓的“苏格拉底式反讽”（Socratic Irony）。会话者“佯装无知”，借此从对方那里获取知识，其真正目的是揭露对方的无知。其实，汉语反讽有着比西方反讽更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我们可以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找到如下例证：

（1）楚庄王之时，有所爱马，衣之文绣，置之华屋之下，席以露床，啖以枣脯。马病肥死，使群臣丧之。欲以棺槨大夫礼葬之。左右争之，以为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马谏者，罪至死！”优孟闻之，入殿门仰天大哭。王惊而问其故。优孟曰：“马者，王之所爱也。以楚国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大夫礼葬之？薄！请以人君礼葬之！”

（《史记·滑稽列传》）

该例所描述的故事发生在楚庄王统治时期（公元前 613-前 591 年）。它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有明确记录的反讽案例之一，要比苏格拉底式反讽早出现二百年。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西塞罗（Cicero）和昆体良（Quintilian）为反讽的修辞学研究做出巨大贡献，为后续研究定下了基调。在《修辞学》（*Rhetoric*）中，亚里士多德基于反讽的双重性特征，认为反讽不仅可以“通过表扬来批评”，还可以“通过批评来表扬”（转引自 Knox, 1961）；反讽不仅是一种辞格，还是一种态度；表达与所言相反的意义。西塞罗将“表达相反”拓展到“表达相异”。昆体良进一步细化了反讽研究，指出反讽的目的是多层面的，可以用来批评、表扬和幽默（Quintilian, 1875）。反讽的理解需要借助背景知识，如“谈话方式、说话人的性格和话题的性质”（Booth, 1974: 49）。此后，在修辞学领域，对反讽概念的认识一直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从 1502 年“irony”一词在英语

中首次出现到 18 世纪中叶这二百多年间,虽然反讽作为表达思想的写作技巧已在文学创作领域广泛应用,如英国著名作家斯威夫特 (Swift)、蒲柏 (Pope)、菲尔丁 (Fielding) 都创作出大量反讽佳作,但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对于反讽的研究却很缓慢。直到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反讽”一词才获得了新的含义,反讽研究出现了新的转向:从研究反讽者转向研究受害者,从研究局部反讽、具体反讽转向研究反讽的普遍化。这个时期的主要反讽家有施莱格尔兄弟 (A. W. Schlegel & F. Schlegel) 和卡尔·佐尔格 (Karl Solger)。F. 施莱格尔认识到反讽的矛盾本质——反讽是“对于世界在本质上即为矛盾,唯有爱恨交织的态度方可把握其矛盾整体的事实的认可”(转引自米克,1992:28)。A. W. 施莱格尔和理查兹 (Z. A. Richards) 则强调反讽所追求的平衡目标。反讽是为了获得“平衡状态”,而“引进反面事物即辅助冲动的做法”(Richards, 1926:250)。他们的观点客观地反映了反讽现象的不同侧面,难怪海因斯 (Hynes) 作出如下精辟的论断:

(反讽是)一种人生观,它承认经验可作多种解释,而没有一种解释是绝对正确的;它也承认不协调因素的共存是存在的结构因素。

——塞缪尔·海因斯 (1961)

(转引自米克,1992:32)

关于反讽的界定,一直是“反讽研究中的一个棘手的问题”(Gibbs & Colston, 2007:584)。在此,我们将国内外权威辞典对反讽的释义加以比较,梳理出这些释义所体现出的反讽的共性特征:

Irony: Traditionally of a figure of speech in which one thing is said but the opposite is meant.

(*Oxford Concise Dictionary of Linguistics*, 1997:187)

Irony: A figure of speech in which the intended meaning is the opposite of that expressed by the words used; usually



taking the form of sarcasm or ridicule in which laudatory expressions are used to imply condemnation or contempt.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1989; 转引自张萌, 2010: 1)

反讽^①: 译自希腊语 *eironeia*, 原为古典戏剧中的一种角色即“佯装无知者”。后演变为一种艺术手法。在新批评理论中, 反讽是指“语境对一种陈述语的明显的歪曲”, 即词语在上下文中发生意义改变, 即言非所指。

反语: 修辞学上的辞格之一, 用本意相反的话语来表达本意即说反话。

(《辞海》1999 年版缩印本, 2000: 320)

反讽: 从反面讽刺; 用反语进行讽刺。

反话: 故意说的跟自己真正意思相反的话。

反语: 反话。

(《现代汉语辞典》第 5 版, 2007: 377-379)

根据这些释义, 反讽至少具有以下共性特征: 第一, 反讽是隐含的, 说话人意义不能通过明说信息直接表达出来, 说话人言在此而意在彼; 第二, 反讽是评价性的, 无论是作为艺术手段还是作为修辞格用于言语交际, 反讽多是以褒扬的语句表达谴责、蔑视和批评, 即反讽包含负面评价; 第三, 对立是反讽的基本特征, 无论是以褒写贬还是以贬写褒, 反讽都呈现出所言与所意之间, 话语直接表达的意义与语境具体要求的意义之间, 以及字面评价与意欲评价之间的对立。可见, 权威辞典的释义集中反映了古典反讽研究的核心理念。这些理念一直处于统治地位。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 随着语用学、心理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的兴起, 反讽研究才逐渐开辟了新的研究视角(沈秋, 2008)。

① 在我国, 从 20 世纪 20 年代修辞研究的早期阶段, 经过 50 年代和 80 年代发展至今, 国内学者集中研究反讽在交际使用中的言语侧面, 将其视为汉语语境中的修辞格进行了许多界定, 视反讽为“反语”或“反话”。



1.1.2 反讽的种类

根据不同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学者们对反讽类型进行了不同划分。我们大致可以分为两大方向:其一是从文学和修辞学角度划分反讽,如 Muecke (1969, 1970) 的三分法和 Booth (1974) 的二分法;其二就是从语言学角度对反讽进行划分,如 Marino (1994) 从语用角度将反讽划分为四大类:言语反讽、戏剧反讽、现存反讽 (extant irony) 和人造反讽 (artifacted irony)。Schakel 和 Ridl (1997) 在著作《诗歌研究》 (*Approaching Poetry*) 中遵循传统分类方法,将反讽分为三类:言语反讽、情景反讽和戏剧性反讽。由于本书是从语言学角度对小说反讽交际进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涉及文学与修辞学研究视角,所以在本节中,我们首先简要介绍 Muecke 和 Booth 的分类,然后将阐述的重点放在反讽的语言学分类上。

Muecke (1969, 1970) 根据听话人对反讽不同的意识程度将反讽划分为三类:显性反讽 (overt irony)、隐性反讽 (covert irony) 和个人反讽 (private irony)。显性反讽和隐性反讽都必须为受话人识别才能发挥作用。它们的区别在于:显性反讽一目了然,听话人无需耗费太多推理努力便可理解反讽,相应地,所收获的修辞效果也会弱一些。而隐性反讽则需要听话人付出一定的努力推导反讽意义。个人反讽与前两种类型明显不同,因为它并不是让受害者或其他人感知,只有反讽者自己“偷着乐”。这类反讽通常被认为是具有破坏性的。Booth (1974) 根据作者是否左右读者理解将反讽分为稳定型反讽 (stable irony) 和不稳定型反讽 (unstable irony)。稳定型反讽指作者限制读者选择唯一“潜在”的意义,向读者表明该意义是根据规约意义作出的必然理解。与之相反,在不稳定型反讽中,作者允许读者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而不对读者的理解加以限制。与不稳定型反讽相比,稳定型反讽更能使读者获得一种成就感和凝聚力,使读者感到作者对自己的能力和智慧充满信心,视自己“同属一个阵营”。



根据语言形式来划分,最常用的反讽包括三种类型:言语反讽、情景反讽和戏剧性反讽。(文旭,2001a)下面,我们对这三种反讽类型加以阐释。

言语反讽(verbal irony)涉及情景与言语表达之间的不一致性,其真正含义明显与字面意义相反或相异。例如:

(2) The Chinese should *thank* Acheson also because he has fabricated wild tales about modern Chinese history.

(转引自李红光,2008:3)

在例(2)中,“thank”一词与其指称语境明显对立:艾奇逊(Acheson)作为侵略者的代言人,极力地为侵略行为寻找借口,对此,中国人民当然嗤之以鼻。由此可见,“thank”表达的真正含义是义愤填膺地揭露与批判。

(3) 几个女人有点失望,也有些伤心,各人在心里骂着自己的狠心贼。

(孙犁:《荷花淀》)

从《荷花淀》的故事情节我们可以推知,例(3)中的“狠心贼”绝不能做字面理解。简短三个字,形象地刻画出女人们心中挂念自己的丈夫,急于想见到他们的迫切心情,语气俏皮,基调幽默,充满活气。

情景反讽(situational irony)涉及情景内部的对立,是“在嘲弄个人的许诺和事物的适切性中与所期待的或与常理相反的事态,抑或是与事件相对立的结果”(Lucariello,2007:467)。不可预料性和人类的脆弱性是情景反讽的基本特征。面对无法按照常规运行的事态,人类无能为力。例如:一位经历了长期艰苦卓绝战斗的士兵平安回家,几天后却意外死于车祸;消防站被烧毁。情景反讽通常借助文中的情景描述和反讽笔触传达强烈的讽刺意味。

(4) Wamba mocks the way the Normans impose their language on the Anglo-Saxons, and the way the English



nobility absorb the language of their conquerors.

(转引自李红光, 2008: 4)

该例充分体现出情景内部的悖离效应。源自北欧的诺曼人占领法国诺曼底后, 出乎意料地被法国同化, 由原先讲北欧语改为使用法语; 然而, 英国被诺曼人征服后英国上层阶级却以讲侵略者的法语为荣, 两相对照, 事态在与期待情形相背离的过程中产生反讽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 反讽主要是一种语言现象, 反讽案例更多的是以语言为倾向, 要么更多的是以情境为倾向。“言语反讽和情景反讽并不是截然分开的。”(曾衍桃, 2006: 11) 二者都展现出以对立为特征的双重性: 在言语反讽中所言(字面义)与所意(非字面意义)不相容; 在情景反讽中所发生的与期待发生的不相容。不同的是, 言语反讽隐含了反讽者的存在, 而情景反讽所隐含的不是反讽者, 而是反讽事件的观察者。本书的研究对象是言语反讽, 若无特殊说明, 本书中的“反讽”均指言语反讽。然而, 我们对言语反讽的研究离不开情境, 因为人们总是在一定的情境语境之中说话和互动。同样, 言语反讽存在于一定的情境之中。情境和共同背景知识影响反讽交际。如果没有反讽者与听众之间的共知, 生成或识别反讽是不可能的。

戏剧性反讽(dramatic irony)涉及观众与剧中人物之间的对立: 剧中人物相信自己说的是真话, 听话人也信以为真, 然而了解前因后果的观众们知道真实情况恰恰与话语相反, 反讽效果应运而生。戏剧性反讽是在情景反讽的叙述中又带上了画龙点睛之笔, 突出戏剧性的转变, 它是对言语反讽和情景反讽的综合, 具有一种幽默或悲切的效果。(曹婉君, 1999) 例如: 在荷马史诗的《奥德修记》里, 求婚者们表示相信奥德修斯将不再回来。其实当时奥德修斯已重返故国, 正装扮成乞丐站在宫廷里。

总之, 反讽是一个覆盖词, 包括多种类型。其中许多类型是从文学和戏剧的角度观察的, 言语反讽仅仅是反讽大家族中的一



员。以上对反讽分类研究的概述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反讽的用法和功能奠定了基础。

1.1.3 反讽的语用策略

反讽研究的另一重点是各种用来实现反讽的语用—语言形式和语用策略。这些“语用—语言线索”，与语言外线索一起，被称为“反讽暗示”（文旭，2004），Muecke（1969）列举了一系列反讽修辞用法，其实就是实现反讽的语用策略 [见（a）] 和实施这些语用策略所采用的方法 [见（b）]。

（a）为了批评而表扬，为了表扬而批评，假装赞同受害人，假装向受害人提出建议或鼓励，假装质疑，假装犯错或无知，假装省略斥责，假装攻击受害人的对手，假装保护受害人，谬误推理，呈现出不相容性；

（b）修辞问句，影射或暗示，通过类比反讽，故意歧义，错误表征或错误命题，有意对立，文体上有标记的反讽，降调陈述，夸大陈述，等等。

“任何语法形式在恰当语境中都可以表达反讽意图。”（曾衍桃，2006：13）其中，常见的反讽形式包括：讥讽、夸张、弱言、引用、感叹。下面，我们简要例释之。

[情景] 母亲让儿子打扫他脏乱的房间，但儿子清理得很不彻底，母亲不满地说：

（5）a. 你的房间仍然有些东西需要整理。（降调陈述）

b. 你的房间如此混乱，我甚至看不到你在里面。（夸张）

c. 大扫除之后你的房间一团糟。（讥讽）

（Winner, 1988，笔者稍作修改）

[情景] 在英国春季一个寒冷潮湿的日子里，说话人引用 Browning “Home Thoughts From Abroad” 中的一句：

(6) Oh to be in England

Now that April's there. (引用)

(Wilson & Sperber, 1992: 55)

该引用显然是反讽性的，说话人真正想表达的可能是“英国的春季并非总是像期待的那样适于居住”，或者是想表达“浪漫就是浪漫，与现实还是存在距离的”。不论哪种含义，语境与引文之间的冲突是理解该反讽的关键。

[情景] 你邀请我到 Tuscany 来探望你，在信中你写道：五月的 Tuscany 是地球上最美的地方。可当我抵达时，Tuscany 却是大雨倾盆、寒风凛冽。我禁不住对你发出如下感叹：

(7) Ah, Tuscany in May! (感叹)

(Wilson & Sperber, 1992: 55)

上述这些反讽策略都是通过提供期待与现实之间的明显对立（即我们所说的不相容性）来反映说话人的反讽意图。我们将在第6章对实现《红楼梦》反讽艺术的语用—语言机制进行个案研究，以展示《红楼梦》反讽艺术的语言魅力。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讥讽（sarcasm）与反讽之间的关系在学界一直存在争议。有的学者（如 Muecke, 1969; Mizzau, 1984; Gibbs & O'Brien, 1991）认为二者是一回事；另外一些学者则对讥讽和反讽作了区分。比如：Haiman (1990, 1998) 认为，反讽对说话人的意图不做要求，但讥讽却相反；反讽可以是情景性的，但讥讽却不能。Sperber 和 Wilson (1981) 认为，反讽与讥讽的区别在于：反讽是回声自己的话语而讥讽是回声他人的话语。笔者在某种程度上赞同 Attardo (2001/2007) 的观点——“讥讽是一种公开挑衅的反讽类型。”（Attardo, 2007: 137）更确切地说，讥讽是实现反讽的一种语用策略，有更加明显的语用—语言线索和更加明确的攻击目标。在反讽所创造的诗学效果中，讽刺效果（sarcastic effect）是主要的反讽诗学效果之一。在第6章《红楼梦》的反讽诗学效果分析中，我们将通过大量案例分析对讽刺诗学效果作认知语用阐释。



1.1.4 反讽的语用功能

Ferguson 指出,反讽是“让看、思、做去适应并关注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的一种方式”(Ferguson, 1993: 56)。在本节,我们主要探讨反讽最为重要的三大功能:贬责功能、礼貌功能和幽默功能,以及汉语独有的三种语用功能所对应的三种反讽形式:褒义反讽、亲势反讽和强调反讽。全面了解反讽的语用功能有助于理解反讽的实质。

1.1.4.1 贬责功能

贬责功能是反讽的主要功能,具有攻击性。贬责有程度之分,根据不同的攻击对象,反讽的贬责功能又可细分为批评不满和讽刺攻击两种情况。当反讽用来对不尽如人意的事态作出否定评价或对人民内部的错误、落后现象表达不满时,反讽通常被用于行使批评功能。例如:

(8) This morning, I was late for work; at noon, I had my bike stolen; on the way home this afternoon, I slipped down in the street. So today, I am certainly enjoying myself.

说话人一天的经历分明是很不顺利的,但却使用了“enjoy myself”这样的表达方式,其字面意义与事态产生明显的对立效应,表达出他对这一天遭遇的不满之情。

在对严重的社会问题或社会的黑暗面进行抨击时,反讽被用来行使讽刺功能,其攻击性非常强。反讽的受害者一般不在场,或不是指某个具体的人而是指一类人。这种情况经常出现在文学作品中。例如:

(9) 阿 Q 看见自己的勋业得了赏识,便愈加兴高采烈起来……

(鲁迅:《阿 Q 正传》)

阿Q自己是受迫害者，可他却去欺辱比他更弱势的小尼姑，以博得众人大笑。此处的“勋业”是对阿Q奴性心理和卑劣行径的讽刺和鞭挞，讽得入骨、刺得有力。

由于反讽多数情况下是通过运用肯定积极的表达方式来实施否定贬责的语用功能，所以存在被误解的风险。既然如此，人们为什么愿意使用这种间接策略，而不直接进行批评呢？心理学家和心理语言学家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然而他们的结果却出现了分歧。一部分研究表明反讽用于嘲弄和批评时，比直接批评更严厉，更具有攻击性，因而使受害者感到受辱程度更强（参见 Brownell et al., 1992; Kreuz et al., 1991; Colston, 1997）。另一部分研究则表明反讽具有润色功能，可以弱化（mute）字面言语所传递的意义，其攻击性较字面批评要弱，相应地，对受害者的负面影响也会较小（参见 Dews & Winner, 1995; Dews, Kaplan & Winner, 1995）。

笔者赞同 Dews 和 Winner (1995) 的分析，并进一步细化：不同的实验结果并非完全不相容，这可能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但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不同情况的反讽对象造成实验结果产生差异。如果受害者在场，直接批评的攻击性很强，会直接威胁到他的面子。为了维护对方的面子，同时也是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说话人会选择间接方式，以反讽来弱化批评所造成的“杀伤力”，起到润色功效。如例（10）中人们对二寡妇弄虚作假，用草纸做军鞋鞋底的指责：

（10）这时妇女们拿起这双鞋来，这个看看，那个瞅瞅，有的冷笑，有的撇嘴。有个巧嘴妇女笑着说道：“这么结实的鞋，怎舍得拿出来？”

（梁星：《刘胡兰小传》）

假冒伪劣固然不对，但毕竟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因此，反讽的运用缓解了攻击的力度。

如果运用反讽来评论情境（不存在丢面子的问题）或批评不



在场的人，反讽批评就会比字面批评的攻击性更强。因为它允许受话人同反讽者一起嘲笑第三方，使他们自然而然地成为圈内人，与反讽受害者所代表的圈外人对立起来。（Dews, Kaplan & Winner, 1995/2007: 315）例如：

(11) ... a young healthy child well nursed is at a year old a most delicious, nourishing, and wholesome food, whether stewed, roasted, baked, or boiled; and I make no doubt that it will equally serve in a fricassee or a ragout.

(Swift, "A Modest Proposal")

作者假装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提出建议——解决饥饿和人口过多问题的有效方法是吃掉穷人的孩子。作者相信读者与他同属一个阵营，能够推知他实际是在抨击那些道貌岸然的伪君子的残酷本质，而抨击的力度要比字面批评强得多。

上述问题的探讨自然而然地引出了反讽的第二项语用功能——礼貌功能。

1.1.4.2 礼貌功能

反讽是“拯救面子的机制”（face-saving mechanism）（Brown & Levinson, 1978/1987; Jorgensen, 1996: 613; Colston & O'Brien, 2000a: 1557）。通过使用反讽，说话人一方面设法批评和攻击反讽对象，另一方面，他设法使批评不太明显，从而维护受讽者的面子。可见，反讽具有“可缩进性”（Berrendonner, 1981: 238）。不过，这一功能的实施是有条件的，受到话题性质的制约。Dews, Kaplan 和 Winner (1995) 的实证研究表明，在以下两种情况中使用反讽可以维护反讽参与者的面子：第一种情况是当人们对另一个人的所作所为作出评价时，会触及到该人的面子。如果说话人以批评为目的，但又不想挑起事端，那么她最好以间接方式表达批评，这样，批评的攻击力度会减弱，受话人也不会感到太过尴尬。

第二种情况是当人们对另一个人的冒犯行为作出评价时，反讽批评可以维护双方的面子。在这种情况下，直接攻击很有可能引发受讽者的反攻击，从而威胁到双方的面子。但如果使用间接的反讽批评方式，说话人给受讽者留有作出不同回应方式的余地，批评力度虽然并未减弱，但说话人看起来自控力更强，受讽者受侮辱的程度相对较弱，相应地，对双方关系的负面影响会大大降低。可见，反讽也可以发挥社会控制功能（social control function, Dews, Kaplan & Winner, 1995）。综合上述两种情况，我们有理由认为虽然反讽本身是威胁面子的行为，但作为实施面子威胁行为（FTA）的间接性策略之一，反讽可以让说话人以看似不具有攻击性的方式攻击对方（Barbe, 1995: 89），从而让说话人规避因直说其意所招致的冲突以及反讽对象由于过于不安而进行反击。因此，反讽是一种礼貌方式，将对立的两个方面统一于一身：既包容，又排斥；既用于批评，又可缓解批评；既拯救了反讽对象的面子，又维护了反讽者自身的面子。

1.1.4.3 幽默功能

由于反讽能够隐含批评、维护面子，进而在表面上保持礼貌，所以可以被用于幽默和戏谑之中。Dynel 在其主编的论文集 *The Pragmatics of Humour across Discourse Domains* (2011) 中，就将反讽作为实现幽默的文体学修辞格进行专题探讨。可见，反讽也是一种娱乐源，或多或少含有幽默的成分，使得语言更加生动而富有感染力，从而达到特殊的交际效果。例如：

(12) It would be a fine thing indeed not knowing that what time it was in the morning.

(13) 要是再分给一个老婆叫咱也受受女人的罪才更好呢。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例（12）把早上一觉睡到自然醒看成惬意的事情。此处的反讽创造出一种轻松、愉快的基调，不带丝毫贬责意味。在例（13）



中，光棍汉若能娶个老婆自然是求之不得的事，反讽表达使这些话语幽默而有活气。

作为维护面子的间接批评方式，反讽经常出现在人际间的戏谑之中。戏谑或多或少具有攻击性。反讽戏谑的攻击程度因受讽者是否在场和受讽者社会地位高低而不同。戏谑对象在场的情况下，为了避免直接攻击，说话人可以通过讲述反讽笑话对其进行批评，或使他在众人面前出洋相（曾衍桃，2006：22）。例如：

（14）有一个人特别小气，从来舍不得请人吃饭。有一天，邻居请了许多客人，便借这个人的家设宴。有人看见这家有客人，便问仆人道：“你家主人今天请客了？”仆人回答说：“想让我家主人请客，等到下辈子吧！”主人听了这话骂仆人，说：“谁叫你许他时间？”

（曾衍桃，2006：18）

该例的反讽者是故事的叙事者，他超身事外，冷静地实施反讽，嘲笑那家主人葛朗台般的吝啬与自私。当受讽者有着比反讽者更高的社会地位时，反讽幽默和反讽戏谑更多的是用来善意地规劝受讽者。反讽者故意反“正道”而行之，顺着对方的错误思路进行发挥，把对方的谬误加以夸大，使对方听后猛然醒悟。这就是修辞学中所谓的“反陈本意”（徐鹏等，2007：215）。譬如，后唐时期庄宗到中牟县打猎，人马踏坏了大片农田。该县县令恳请君王爱惜庄稼。庄宗一怒之下，要杀县令。这时善用反讽的敬新磨将县令揪到庄宗马前，故意附和皇上旨意列举县令罪状。敬新磨说：“你身为县令，难道不知道我们皇上只是爱好田猎吗？你为什么要放纵县民多种庄稼以贡赋税？为什么不让县民忍饥挨饿，空出田地来让皇上打猎？罪大恶极，该杀！该杀！”接着又对庄宗说：“皇上，请赶快行刑吧！”可是庄宗却红着脸息了怒，说：“算了吧，恕他无罪。”

反讽在行使幽默功能的同时也可起到联络交际双方关系的作用。因为在反讽交际中，为了相互理解，双方必须共享情境知识

和有关说话人对情形式态的评价方面的知识。这种由使用反讽所隐含的相互知信可以增加交际双方的亲密感。借用 Lakoff 的话语：“反讽凭借假定的同族感并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同族感：理解反讽传递出‘你我相同’的含义。”（Lakoff, 1990: 173）这意味着反讽能够创造出一种小集团感。甚至是在有些涉及反讽戏谑的情景中，戏谑对象可以识别说话人的反讽意图，但他不会将其理解为批评。相反，他会断定说话人认为他开朗大度，经得起开玩笑。“在这种情况下，团结是在戏谑中使用反讽的目标，即使这种团结是单方面的意愿。”（曾衍桃，2006：22）

反讽的语用功能往往随着语言的不同而不同。在汉语中，有三种独特的反讽形式，其语用功能为汉语言所独有。它们是：褒义反讽、亲势反讽和强调反讽。

褒义反讽言在贬而意在褒。与一般的“正话反说”不同，此类反讽多是用来刻画人物性格的。譬如，《红楼梦》中的王熙凤在为贾琏洗尘的家宴上就一连运用多个褒义反讽把自己夸耀了一番：明明认为自己才高识广，能言善辩，却说自己“见识又浅，口角又忤”；明明觉得自己聪明能干主意多，却说自己“心肠又直率，人家给个棒槌，我就认作‘针’”；明明知道自己协理宁国府操办秦可卿丧事很成功，贾珍也很感激，却说“依旧被我闹了个马仰人翻，更不成个体统，至今珍大哥哥还抱怨后悔呢”。（徐鹏等，2007：217-218）这些褒义反讽的运用从侧面反映出凤姐张扬的性格和善辩的口才。

亲势反讽表达出强烈的感情，流露出交谈双方的亲密关系，带有“打是亲，骂是爱”的感情色彩（李红光，2008：43）。例如：在日常生活中，恋爱中的女孩对她们的男朋友说“你真坏”“你真讨厌”，妻子称自己的丈夫为“死鬼”“挨千刀的”等。在文学作品中此类反讽也很常见，如在《红楼梦》第十九回“情切切良宵花解语，意绵绵静日玉生香”中，宝玉嫌别人的枕头脏，要和黛玉歪在一个枕头上，“黛玉……起身笑道：‘真真你就是我命中的天老星——请枕这一个。’”（曹雪芹，2006：188，强调处为



笔者所加)。再比如下面一例：

(15) 最后张腊月无可奈何地笑骂道：“我现在才认识你，
你是个顶坏顶坏的女人啊！”

(王汶石：《新结识的伙伴》)

强调反讽是一种“习惯性反讽”(徐鹏等，2007：220)。有些肯定话语习惯性地做否定理解，如例(16)；而有些否定话语却往往需要被理解为肯定的，如例(17)：

(16) 好不容易到了年末，有一日，母亲告诉我，闰土来了，我便飞跑的去。

(鲁迅：《故乡》)

(17) 一个月来的郁闷顿时一扫而光，心里好不高兴。

(阿里巴巴网站：《女业务员这样陷入骗局》)

强调反讽也经常出现在我们口头交流中，如“人来人往，好不热闹”(徐鹏等，2007：220)。此类反讽主要是汉语中规约性的表达方式，能有效地起到加强语义的作用。

至此，我们已对反讽现象作了较为清楚、较为全面的一般描述。我们发现，由于反讽蕴涵丰富，因此，其功能多样、种类繁多、范围广阔，拥有较大研究空间。鉴于此，我们将普遍的导引研究聚焦到小说反讽交际的具体研究上，力争为反讽现象作出新的阐释。

1.2 反讽识解研究的重要事实和问题

我们对反讽现象的概述进一步表明：若想从语用—语言学角度解释反讽的识解问题，就必须考虑以下事实并能够回答下面的问题。这些事实和问题也是本书着重探究的内容。

事实 1：反讽概念难以准确界定

言语反讽是一种充满智慧、妙趣横生的语言现象，反讽概念本身具有模糊性、不稳定性和多模态性。如何准确界定它几千年